

北齊書

列傳第三十八

北齊書四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
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人則惠睿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
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
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
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
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已

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大寧
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
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
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
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
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
開驃騎府引為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
左右從於信都深為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

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
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
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
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
殆天所縱以明公最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
原銜喻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為福乃
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
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
於色累遷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寢寢息州

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
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
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駁
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
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
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
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霽霽還孝莊勞之曰知
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

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
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
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
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
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
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
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穠生桃樹蓬蒿亦滿每
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父醴泉出於界內
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

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
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
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
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
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
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
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
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

決定嫌疑蘇軾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
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
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
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
親勅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
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勅義雲曰卿比所爲
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
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
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負短陋
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
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
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
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
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
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
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

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
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
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
臺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旣踈獄訟清息官民
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
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
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

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去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

一馬因瘦而死詔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旣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詔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詔高祖之壻也仁之後爲兖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舉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荅曰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天保初清河王岳拜

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兒短小及
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
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兒之用
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
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
孤貧善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
曰清直奉公具良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爲
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

務殷是用相授族第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
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
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有
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
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
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由復
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
道以第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
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

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爲銀青光祿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
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
問曰卿欲官乎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
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
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
推其事所疑賊竝已拷伏失物家竝識認唯不
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
等十餘人竝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

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
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
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
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送至
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
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密走私
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
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
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